



集異記卷第二

虞初志二

唐河東薛用弱

集翠裘

王維

王渙之

張鎰

裴通遠

邢曹進

韋知微

狄梁公

寧王

集翠裘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

奉雙陸宰相狄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則
天令昇座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
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
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
謂曰卿以何物爲對梁公指所衣紫絁
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
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爲不等矣梁公起
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

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
怏怏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
心赧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梁公對
御就褫其袍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
付家奴衣之乃促馬而去

王維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
律妙能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尤爲岐王

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臯聲稱籍甚客
有出入九公主之門者爲其致公主邑
司牒京兆試官令以九臯爲解頭維方
將應舉具其事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
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爲子畫焉
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之新
聲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當詣此維
卽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

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
乎維曰謹奉命岐王則出錦繡衣服鮮
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賁琵琶同至公
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攜酒
樂奉讌卽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
白風姿都美立於前行公主顧之謂岐
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卽令獨
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公主自詢

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鬢輪袍公主大
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
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為
文乎維卽出獻懷中詩卷公主覽讀驚
駭曰皆我素所誦習者常謂古人佳作
乃子之為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
流蘊藉語言諧戲大為諸貴之所欽矚
岐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為解

頭誠為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
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
已承貴主論託張九臯矣公主笑曰何
與兒事本為他人所託顧謂維曰子誠
取解當為子力維起謙謝公主則召試
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
舉登第

王渙之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
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畧同一日天寒微
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貫酒小飲忽有黎
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
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
尋續而至奢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
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
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

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
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
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
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
曰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
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
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

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鷗色猶帶
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
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
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俚之
詞耳陽春白雪之曲豈俗物敢近哉因
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
非我詩吾卽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
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爲師

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
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
之卽椰歛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
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
諸郎君何此歡噓昌齡等因話其事諸
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僊乞降清重俯
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張鎰

張相公鎰大曆中守工部尚書判度支
因奏事稱旨代宗面許宰相恩澤猶厚
張公日日以冀而累旬無耗忽夜夢有
人自門遽入抗聲曰任調拜相張驚寤
因思中外初無其人尋譯不解有外甥
李通禮者博學善智張公因召而示之
令研其理李生沉思良久因賀曰舅作

相矣張公卽詰之通禮答曰任調反語
是饒甜饒甜無逾甘草甘草獨爲珍藥
珍藥反語卽舅名氏也張公甚悅俄有
走馬吏報曰白麻適下公拜中書侍郎
平章事

裴通遠

憲宗遷葬于景陵都城人士畢至時有
前集州司馬裴通遠家在崇賢里妻女

輩亦以車輿縱觀於通化門及歸日勢
已晚車馳馬驟自平康北街後乃有白
頭嫗徒步奔走隨車而來氣力殆盡至
天門街夜鼓將動車馬轉速嫗亦忙遽
而行車中有老青衣從四小女其中或
有哀其奔迫者則問其所居對曰崇賢
卽謂曰與嫗同里今亦將歸若步履不
逮懼犯禁車中尚可通容能登車至里

門否其嫗乃荷愧丁寧因命同載及至
則珍重辭謝而去乃於車中遺下小紅
錦囊諸女笑而共開之中有白羅製爲
逝者覆面之物四焉諸女驚駭登棄於
路自是不旬日四女相次而卒

邢曹進

贈工部尚書邢曹進至德以來名爲河
朔之健將也守職魏郡爲田丞嗣所縻

曾因討叛飛矢中目左右與之拔箭而
鏃留於骨微露其末焉卽以鐵鉗遣有
力者挾而出之痛毒則極其鏃堅然不
可搖動曹進疼楚計無所施妻孥輩但
爲廣脩佛事用希慈蔭數日則又以索
縛身于牀復命出之而特牢如故曹進
呻吟忍耐俟死而已忽因晝寢夢見胡
僧入於庭中曹進則以所苦訴之胡僧

久而謂曰能以米汁注於其中當自愈
矣及寤登言於醫工醫工曰米汁卽泔
也豈宜潰瘡哉遂令廣詢於人人莫諭
者明日忽有胡僧詣門丐食因遽召入
而曹進中堂遙見乃昨之所夢者矣卽
延之俯近告以危苦胡僧曰何不灌以
寒食飭當知其神驗也曹進遂悟飭爲
米汁況所見復肖夢中則取之如法以

點應手清涼頓減酸楚然既夜其瘡稍
癢卽令如前繃縛用力以拔鉗纏及臉
錠已突然而出後傳藥不旬日而差矣
吁西方聖人恩祐顯灼乃若此之明徵
邪

韋知微

開元中士人韋知微者選授越州蕭
縣令縣多山魃變幻百端無敢犯者

前後官吏事之如神然終遭其害知微
既至則究其窟宅廣備薪採伺候集聚
因環薪縱火衆持兵刃焚煞殆盡而邑
中累月蹤跡枉絕忽一日晨朝有客詣
縣門車馬風塵僕馭憔悴投刺請謁曰
蘭陵蕭愷知微初不疑慮卽延入上座
談論笑謔敏辯無雙知微甚加顧重因
授館休焉客乃謂知微曰僕途經峽中

收得猴雖智能可玩敬以奉貺乃出懷
中小合開之而有獼猴大纔如栗跳躑
宛轉識解人情知微奇之因攜入誇異
於宅內獼猴於是騰躍踴駭化爲虎焉
高閉不及兵仗靡加知微闔門皆爲啗
噬子遺無有矣

狄梁公

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鍼術顯慶中應

制入關路由華州闌闌之北稠人廣衆
聚觀如堵梁公引轡遙望有巨牌大字
云能療此兒酬絹千疋卽就觀之有富
室兒年可十四五卧牌下鼻端生贅大
如拳石根蒂綴鼻纔如食筋或觸之酸
痛刻骨於是兩眼爲贅所緹目睛翻白
痛楚危亟頃刻將絕公惻然久之乃曰
吾能爲也其父母洎親屬叩顙祈請卽

輦千縑寘于坐側公因令扶起卽於腦後下鍼寸許乃詢病者曰鍼氣已達病處乎病人頷之公遽抽鍼而疣贅應手而落雙目登亦如初曾無病痛其父母親眷且泣且拜則以縑物奉焉公笑曰吾哀爾命之危逼吾急病行志耳吾非鬻伎者也不顧而去焉

寧王

寧王方集賓客讌話之際鬻馬牙人麴神奴者請呈二馬焉寧王卽於中堂閱試步驟毛骨形相神駿精彩座客觀之不相上下寧王顧問神奴曰其價幾何牙人先指曰此一千緡次指曰此五百緡寧王忻然謂左右曰如言付錢馬送上廐賓客莫測其價之懸殊卽共咨詢寧王曰諸公未喻當爲驗之卽令鞭轡

馳驅往復數四笑謂坐客曰辨其優劣
否皆曰不知寧王乃顧千緡者曰此馬
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埃復顧五百緡
者曰此馬往來十過足下頗生塵埃以
此等褻品其價之高下焉座客乃服

弦歌精舍

唐之文未純於古而高詞麗句猶
存江左餘味雖野書稗說之靡亦
臻其妙蕭然有言外之趣非復後
世所能及宋人極力模倣若洪野
處者猶未足比看况其他乎是記
本十卷宋初猶存觀廣記所錄可
見已予竊愛而刻之不忍以殘缺
廢焉

枕中記

虞初志

開元十九年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設榻施席擔囊而坐俄有邑中少年盧生衣短裘乘青駒將適于田亦止邸中與翁接席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裝弊褻乃歎曰大丈夫生世不諧而困如是乎翁曰觀子膚極腴體胖無恙談諧方適而歎其困者何也生曰吾

此苟生耳何適之爲翁曰此而不適於
何爲適生曰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
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茂而家用肥
然後可以言其適吾志于學而遊于藝
自惟當年朱紫可拾今已過壯室猶勤
田畝非困而何言訖目昏思寐是時主
人蒸黃梁爲饌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
曰子枕此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盜而

激其兩端生俯首就之寐中見其竅大
而明若可處舉身而入遂至其家娶清
河崔氏女女容甚麗而產甚殷由是衣
裘服御日以華侈明年舉進士登甲科
解褐授校書郎應制舉授渭南縣尉遷
監察御史起居舍人爲制誥三年即真
出典同州尋轉陝州生好土功自陝西
開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賴之立碑

頌德遷汴州嶺南道採訪使入京爲京兆尹是時神武皇帝方事夷狄

吐蕃新諾羅龍莽布攻陷瓜沙節度使王君奭新被叙投河隍戰恐帝思將帥之任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隴右節度使又破戎虜七十級開地九百里築三大城以防要害北邊賴之以石紀功焉歸朝策勲恩禮極崇轉御史大夫吏

部侍郎物望清重群情翕習大爲當時宰相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端州刺史三年徵還除戶部尚書未幾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令嵩裴侍中光庭同掌大政十年嘉謀密命一日三接獻替啓沃號爲賢相同列者害之遂誣與邊將交結所圖不軌下獄府吏引徒至其門追之甚急生惶駭不測泣謂

妻子曰吾家本山東良田數頃足以禦
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復衣短裘
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刀欲
自裁其妻救之得免共罪者皆死生獨
有中人保護得減死論出授驩牧數歲
帝知其寃復起爲中書令封趙國公恩
旨殊渥備極一時生有五子傳個儉位
倚傳爲考功員外儉爲侍御史位爲太

常丞季子倚最賢年二十四爲右補闕
其姻媾皆天下族望有孫十餘人凡兩
竄嶺表再登台鉉出入中外廻翔臺閣
三十餘年間崇盛赫奕一時無比末節
頗奢蕩好逸樂後庭聲色皆第一前後
賜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
漸老屢乞骸骨不許及病中人候望接
踵於路名醫上藥畢至焉將終上疏曰

臣本山東書生以田圃爲娛偶逢聖運
得列官序過蒙榮獎特受鴻私出擁旄
鉞入昇鼎輔周旋中外綿歷歲年有忝
恩造無裨聖化負乘致寇履薄臨兢日
極一日不知老之將至今年逾八十位
歷三公鍾 並歇筋骸俱弊彌留沉困
殆將溘盡顧無誠効上答休明空負深
恩永辭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聞詔曰卿以俊德作余元輔出雄
藩垣入贊緝熙昇平二紀寔卿是賴比
因疾累日謂痊除豈遽沉頓良深憫默
今遣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其
勉加針灸爲余自愛讌冀無妄期丁有
喜其夕卒盧生欠伸而寤見方偃於邸
中顧呂翁在傍主人蒸黃梁尚未熟觸
類如故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邪翁笑

謂曰人世之事亦猶是矣生然之良久
謝曰夫寵辱之數得喪之理生死之情
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
受教再拜而去

嵩岳嫁女記

虞初志

三禮田璆者甚有文通熟群書與其友
鄧韶博學相類皆以人昧不能彰其明
家于洛陽元和癸巳歲中秋望夕攜觴
晚出建春門期望月於韶別墅行二三
里遇韶亦攜觴自東來駐馬道周末決
所適有二書生乘驄復出建春門揖璆
韶曰二君子挈榼得非求今夕望月之

地乎其弊莊水竹臺榭名聞洛下東南
去此三二里儻能迂轡冀展傾蓋之分
耳璆韶甚愜所望乃從而往問其姓氏
多他語對行數里桂輪已昇至一車門
始入甚荒涼又行數百步有異香迎前
而來則豁然真境矣飛泉交流松桂夾道
奇花異草昭燭如晝好鳥騰翥扣月關
璆韶請疾馬飛觴書生曰足下楹中厥

味何如璆韶曰乾和五醖雖上清醒醜
計不加此味也書生曰其有端露之酒
釀於百花之中不知與足下五醖孰愈
耳謂小童曰折燭夜一花傾與二君子
嘗其花四出而深紅圓如小瓶徑三寸
餘綠葉形類盃觸之有餘韻小童折花
至傾於竹葉中凡飛數巡其味甘香不
可比狀飲訖又東南行數里至一門書

生揖二客下馬命以燭夜花中之餘賚
諸從者飲一盃皆大醉各止于戶外乃
引客入則有鸞鶴數十騰舞來迎步而
前花轉繁酒味尤美其百花皆芳香壓
枝于路傍凡歷池館臺榭率皆陳設盤
筵若有所待但不留璆韶坐璆韶飲多
行又甚倦請暫憩盤筵書生曰坐亦何
難但不利於君耳璆韶詰其由曰今夕

中天群仙會於茲岳籍君神魄不雜腥
羶請以知禮導升降此皆諸仙位坐不
宜塵觸耳言訖見直北花燭亘天簫韶
沸空駐雲母雙車於金堤之上設水精
方盤於瑤幄之內群仙方奏霓裳羽衣
曲書生前進有命再拜夫人夫人褰帷
笑曰下城之人而能知禮然服食之氣
猶然射人不可近他貴壻可各賜薰髓

酒一盃。瓊韶飲訖，覺肌膚溫潤，稍異常。人噓吸皆異香氣。夫人問左右誰人召來，曰衛符卿李八百。夫人曰：便令此二童接待。於是二童引瓊韶於群仙之後。縱目，瓊問曰：相者誰？曰：劉綱侍者。誰曰：芽盈東隣女，彈箏擊筑者？誰曰：麻姑。謝自然幄中坐者，誰曰：西王母。俄有一人駕鶴而來，王母曰：父望有玉女，問曰：禮

生來未於是，引瓊韶進立於碧玉堂下。左劉君咲曰：適緣蓮花峯士奏章事，湏決遣尚多未來客，何言父望乎？王母曰：奏章事者有何所爲？曰：論浮梁縣令李延年矣。以其人因賄賂履官途，以苛虐爲官政，生情於案牘，忠恕之道，箴聞唯雄於貨財，巧爲之計，更作自貽覆餗，以促餘齡。但以蓮花峯叟徇從於人，奏章

甚懇特紆死限量延五年璆問劉君誰
曰漢朝天子續有一人駕黃龍戴黃旂
導以笙歌從以嬪嫡及瑤幄而下王母
復問曰李君來何遲曰爲救龍神設水
旱之計作瀾淮祭以殲妖逆漢主曰柰
百姓何曰上帝亦有此問子一表斷其
惑矣曰可得聞乎曰不能悉記略舉大
綱耳其表云某孫某克構丕基德洽兆

庶臨履深薄匪敢怠荒不勞師車平中
夏西蜀之孽不費天府掃東吳上黨之
妖九有已見其朗清一方尚屯其氛稜
伏以虺蜴肆毒痛于淮蔡豺狼尚惜其
口喙螻蟻猶固其封疆若遣時豐人安
是稔群醜但使年餓癘作必搖人心如
此倒戈而攻可以席卷禍三州之逆黨
所損至微安六合之疾疢其利則厚伏

請神龍施水癘鬼行灾由此天誅以資
戰力漢主曰表至嘉第既允許可以前
賀誅鋤矣書生謂璆韶此開元天寶太
平之主也未頃聞蕭韶自空而下執絳
節者前喝言穆天子來奏樂群仙皆起
王母避位拜迎二主降階入幄環坐而
飲王母曰何不拉取老軒轅來曰他今
夕主張月宮之醮非不勤請耳王母又

曰瑤池一別後陵谷幾遷移向來觀洛
陽東城已坵墟矣定鼎門西路忽焉復
新市朝云改名利如舊可以悲歎耳穆王
把酒請王母歌以珊瑚鈎擊盤而歌曰
觀君酒爲君悲且吟自從頻見市朝改
無復瑤池宴樂心王母持盃穆天子歌
曰奉君酒休歎市朝非早知無復瑤池
興悔駕驂騑草草歸歌竟與王母話瑤

池舊事乃重歌一章云八馬迴乘汗漫
風猶思停駕憩昭宮宴移玄圃情方洽
樂奏鈞天曲未終斜漢露凝殘月冷流
霞盃泛曙光紅崑崙迴首不知處疑是
酒酣清夢中王母酬穆天子歌曰一曲
笙歌瑤水濱曾留逸足駐征輪人間甲
子周千歲靈境盃觴初一巡玉兔銀河
終不夜竒花好樹鎮長春悄知穆滿饒

詞句歌向俗流疑悞人酒至漢武帝王
母又歌曰珠露金風下界秋漢家陵樹
冷脩脩當時不得仙桃力尋作浮塵飄
壠頭漢主上王母酒歌以送之曰五十
餘年四海清自親丹竈得長生若言盡
是仙桃力看取神仙簿上名帝把酒曰
吾聞丁令威能歌命左右召來令威至
帝又遣子晉吹笙以和歌曰月照驪山

露泣花似悲先帝早昇遐至今猶有長
生鹿時遶溫泉望翠華帝持盃乂之王
母曰應湏召葉靜能來唱一曲當時事
靜能續至跪獻帝酒復歌曰幽薊煙塵
別九重貴妃湯殿罷歌鍾中宵扈從無
全仗大駕蒼黃發六龍粧匣尚留金翡
翠暖池猶浸玉芙蓉荆榛一閉朝元路
唯有悲風吹晚松歌竟帝悽慘良久諸

仙亦慘然於是黃龍持盃立於車前再
拜祝曰上清神女玉京仙郎樂此今夕
和鳴鳳凰鳳凰和鳴將翔將翔與天齊
休慶流無央仙郎即以鮫綃五千疋海
人文錦三千端琉璃琥珀器一百床明月
驪珠各十斛贈奏樂仙女乃有四鶴立
於車前載仙郎并相者侍者兼有寶花
臺俄進法膳凡數十味亦霑及瓊韶瓊

韶飫飽有仙女捧玉箱托紅牋筆硯而至
請催粧詩於是劉綱詩曰玉爲質兮花
爲顏蟬爲鬢兮雲爲環何勞傅粉兮施
渥丹早出娉婷兮縹緲間於是茅盈詩
云水精帳開銀燭明風搖珠珮連雲清
休勻紅粉飾花態早駕雙鸞朝玉京巢
父詩曰三星在天銀漢迴人間曙色東
方來玉苗瓊藥亦宜夜莫使一花衝曉

開詩既入內有環珮聲即有玉女數十
引仙郎入帳召璆韶行禮禮畢二書生
復引璆韶辭夫人夫人曰非無至寶可
以相贈但兩力不任攜挈耳各賜延壽
酒一盃曰可增人間半甲子復命衛符
卿等引還人間無使歸途寂寞於是二
童引璆韶而去折花傾酒步步惜別衛
君謂璆韶曰夫入白日上昇驂鸞駕鶴

在積習而已未有積德累仁抱才蘊學
卒不享爵祿者吾未之信儻吾子塵牢
可踰俗桎可脫自今十五年後待子於
三十六峯願珍重自愛復出來時車門
握手言別別訖行四五步杳失所在唯
見嵩山嵯峨倚天得樵徑而歸及還家
已歲餘室人招魂葬於北邙之原墳草
宿矣於是璆詔捐棄家室同入少室山

今不知所在

嵩岳嫁女記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A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and rows, possibly a ledger or record book. The table is mostly empty, with some faint markings.



